

目 录

进军令.....	1
第一章 战争的前奏.....	1
第二章 全球战争.....	18
第三章 马歇尔领导的作战处.....	35
第四章 进攻的基地.....	55
第五章 制订“火炬”行动计划.....	83
第六章 进攻非洲	108
第七章 阿尔及尔的冬季	131
第八章 突尼斯战役	154
第九章 “赫斯基”行动	181
第十章 西西里和萨勒诺	196
第十一章 开罗会议	217
第十二章 意大利	226
第十三章 制订“霸王”行动计划	247
第十四章 进攻欧陆开始日和攻占阵地	282
第十五章 突破	297
第十六章 乘胜追击和供应之战	321
第十七章 德国边境的秋季战斗	356
第十八章 希特勒的孤注一掷	378
第十九章 越过来因河	404

第 二 十 章	突击和包围	427
第二十一章	占领德国	445
第二十二章	胜利的余波	469
第二十三章	作战探讨	491
第二十四章	俄国	501
致谢		525
附录		
一、盟军最后攻势战斗序列		526
二、盟军最后攻势地、空协同作战队形		528—529
三、德国的地面部队		529
军事代号说明		531

地 图

通向澳大利亚的生命线	22
远洋海运航线	48
轴心国占领下的地中海区	56—57
轰炸轴心国工业	71
盟军地中海区战役	104—105
北非登陆	115
11月份向突尼斯城的猛进	133
卡塞林反击战	163
在突尼斯的春季攻势	173
突尼斯城战役的最后阶段	176
进攻西西里	198
西西里战役的最后阶段	200
进攻意大利	208
意大利战役	231
“霸王”行动预测	232—233
“霸王”行动总战略	254
空中封锁	260
欧洲要塞	264—265
进攻欧陆开始日的突击	284
进攻瑟堡	288
滩头阵地的扩张	292
突破和利用战机	304

法莱斯包围战	309
布列塔尼扫荡战	312
“铁砧—龙骑兵”行动	328
解放法国	328—329
计划与实行	344
“市场—花园”行动	346
些耳德河口	361
科耳马尔据点	367
来因河壁障	371
阿登冒险	374
阿登战役霍奇斯第一集团军的前线	379
阿登战役德军开始猛攻	385
阿登战役德军最大限度突入	390
阿登战役盟军进攻	401
消灭来因河西岸的德军	411
雷马根桥头堡	418
萨尔河—来因河三角地带	421
来因河壁障被突破	433
包围和攻占鲁尔	446
德国投降时的军事态势	460
占领德国	464—465
四强最初占领区	473

法莱斯包围战	309
布列塔尼扫荡战	312
“铁砧—龙骑兵”行动	328
解放法国	328—329
计划与实行	344
“市场—花园”行动	346
些耳德河口	361
科耳马尔据点	367
来因河壁障	371
阿登冒险	374
阿登战役霍奇斯第一集团军的前线	379
阿登战役德军开始猛攻	385
阿登战役德军最大限度突入	390
阿登战役盟军进攻	401
消灭来因河西岸的德军	411
雷马根桥头堡	418
萨尔河—来因河三角地带	421
来因河壁障被突破	433
包围和攻占鲁尔	446
德国投降时的军事态势	460
占领德国	464—465
四强最初占领区	473

第一章

战争的前奏

1945年5月7日，约德尔陆军元帅在兰斯的盟军统帅部签署了德国投降书。次日午夜，自1939年9月1日起一直在欧洲激烈进行的这场冲突即告结束。

在这两个日期间的岁月里，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丧失了生命。来因河以西的整个欧洲，除一小部分外，被占领军统治了四年多，自由制度和自由言论销声匿迹。经济遭到破坏，工业被摧毁。就拿德国本身来说，它多年来貌似无敌，而今在其国土上却到处呈现出一片覆灭和凄凉的景象，桥梁倒塌，城市变为废墟，巨大的工业生产力实际上已经瘫痪。大不列颠为了进行战争，已把本国的经济和财政弄得疲惫枯竭；这个国家几乎动员了全部力量，所有适龄的人，不论男女，不是参加部队，就是为战争从事某种生产。伏尔加河以西的俄国工业几乎全被毁坏。

美国也不能幸免，到太平洋的对日战胜日时，有三十二万二千一百八十八名年轻人在战斗中失踪或在服役期间死亡，将近七十七万人受伤。这个国家不仅在维持本国的陆、海、空三军方面，而且还在为自己的盟国供应装备和武器使之有力地抗击共同敌人方面，已经倾注了无限的资源。每一个盟国都按其财富的多少为共同事业作出了贡献，而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其贡献更为突出。我们的这个国家，从战争开始到终结，已经完成了最伟大的改

革,使它在军事上从几乎是极为衰弱的状态一跃而拥有了惊人的力量和效能。

当我们开始为我们脆弱不堪的防御担惊受怕时,欧洲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1939年,我国为加强军事机构着手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这项工作,对一个甘居落后的大国来说,可说是从接近于零的地位开始的。

这年夏季,德军对着波兰国境集结了六十个步兵师、十四个机械化和摩托化师、三个山地作战师、四千多架飞机以及数千辆坦克和装甲车。波兰当时能动员起来反抗德军的兵力不到德军各兵种全部力量的三分之一。在德军强有力的突击下,波军是注定要迅速崩溃的。波军对于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来说,虽然是个一击就垮的牺牲品,但其兵员和装备在数量上仍远远超过美军。

在1939年7月1日,美军的兵力——包括空军部队、地面部队和后勤部队——不到十三万人。在三个已编成的步兵师和六个部分编成的步兵师中,没有一个师达到战斗编制额;两个骑兵师还不到其兵力的一半;而且,还没有一个装甲师,分散的坦克部队的兵员总数也还不到一千五百人;全部空军约有一千一百七十五架计划用于战斗的飞机,以及一万七千名地勤人员、维修人员和飞行人员。在海外驻防的部队,从北极圈到赤道,从巴拿马到八千哩外的科里吉多岛,共有四万五千三百名士兵。

1939年的夏、秋,经过批准,把国内和海外的现役陆军扩充了两次,达到二十二万七千人。但是,在此后的八个月内,当德国已经残酷地打败了波兰,并正在全力以赴地准备征服西欧时,美军人数仍原封未动。

美国人民仍然认为,距离是把我和欧、亚两洲的任何冲突隔离开来的适当绝缘体。只有相当少的人懂得,美国的繁荣和人身

的安全与我们对岸的自由世界的生存有着直接关系。由此可见，当时想到备战的美国人，只是武装部队中的少数几个职业军人和那些认为美国现在完全不可能脱离任何重大冲突而孤立存在的有远见的政治家。

1940年春，德国占领丹麦和挪威，进而发动闪电战，从来因河开始横扫法国直捣比斯开湾，英国损失惨重地从敦刻尔克撤退，这种种形势使美国愈来愈感到不安。到7月中旬，正规军被批准的人数增加到三十七万五千名。8月底，国会通过了国民警卫队动员令；六个星期后，选募制兵役生效。到1941年夏，由正规兵、国民警卫队员和民兵组成的美国陆军总数达到一百五十万人。这个国家在和平时期从来没有征集过如此庞大的兵力。虽然如此，但对当时的国际局势来说，这不过是个暂时的权宜之计而已。

通过国民警卫队和选募制兵役而进入陆军的一百万人不准到西半球以外的任何地方去服役，在国内的服役期也不得超过十二个月。因此，在1941年夏，当德国人冲进俄国，它的盟国日本也在明目张胆地为征服西太平洋作准备时，陆军只能稍许加强海外的驻防部队。

在离袭击珍珠港不到四个月时，国会以众议院的一票之多数通过了选募制兵役延期法案，容许将陆军的各组成部分调往海外，并延长服役期。国会的这一行动要大大归功于乔治·马歇尔将军的个人干预，因为这位久负众望的人所发出的紧急警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即使连他也不能完全克服人们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加强防御力量的看法。服役方面的种种限制（例如年满二十八岁者可以免服兵役），反映了人们继续认为不会发生燃眉之急的危险。

由此可见，在南、北美洲以外的世界处于战火纷飞和轴心国肆无忌惮地把军事统治推向全球的两年内，美国各军种的规模、效能

和经费的每一次扩大，都是美国人民苟安心理相应减退的结果。但在珍珠港事件把这个争执问题变为争取生存的斗争以前，他们还是犹豫不决，不能完全放弃妥协而采取果断行动。

此后，美国在三年半的时间内形成了作战体制，这个体制在打败德国方面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虽然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家几乎是单独地在与日本帝国进行着决战。

美国的革命性变革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它所以能完成这一变革，是因为它有坚定的盟国，还因为我们远离战斗的现场。一开始，谁也不能预见战斗的结局。对于要求我们个人做些什么，要求我们的国家做些什么，我们之中很少人抱有一致的意见；但是每个人都逐步地开始认识并且去完成他份内的工作。

在三年内，美国摆脱了惊人的危急处境而一跃成为具有举世无双的战斗力的国家，这是迫使约德尔在1945年5月7日来到我们统帅部投降的两个奇迹中的一个。另一个奇迹是在同一时期内，联合作战的指挥几乎发展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历史证明，在进行战争时搞联盟是件愚蠢的事。结盟国家战败的记录是如此之多，所犯下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是这样普遍，以致长期以来，职业军人一直低估了实现有效的联合行动的可能性，除非结盟国家拥有大量可用的资源，足以象洪水般地倾注于战场来保证胜利。当军事学院的学员们逐渐了解到拿破仑经常是对结盟国家作战时，甚至他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领袖的名声也受到了损害，因为他们认为，他面临的对手有着分歧的意见以及不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

首先，盟国的任务是要靠唯一权威的决策来使用两个大国的资源。

这种事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航海图来导航。在过去，当几个国家有效地配合以对付共同敌人时，经常是由一个最强大的成

员做联盟的领导。而现在,则必须通过自愿的让步以建立有效的团结。这部真实的战争史,特别是地中海战区的“火炬”行动史和欧洲西北部战区的“霸王”行动史,就是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团结的实例。我们有过分歧,但这是代表着坚强而有自尊心的人民的一些果断人物的分歧,如果把这些分歧与朝着争取西方彻底胜利而并肩前进的盟国所创造的奇迹相比,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在1939年战争开始时,我在菲律宾担任麦克阿瑟将军的高级军事助理,并且即将完成为期四年的任务。麦克阿瑟将军当时正在负责建立和训练一支独立的菲律宾陆军。

在马尼拉的一些俱乐部中,外国领事馆人员之间发生过争吵和拳斗。引起这些事件的原因是,绝大部分人认为,希特勒是个最坏的恶棍,而一小撮骚乱分子则认为他是一位英雄。这些冲突加强了当地人对战争的注意。至于裕仁天皇,即使被提到,次数也不多,因为当时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纳粹独裁者下一步的行动上。

侵略波兰的消息传到我们这里,我们还听到了大不列颠首相的广播演说。我和我的朋友霍华德·史密斯上校听到英、德两国又一次宣战。这是一个严重的时刻,对我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我确信,美国不久会认识到,它不可能保持中立了。

我肯定美国将被卷入战争的漩涡,但对进入战争的方式,我的估计是错误的。我原来设想,在我们参加欧战以前,日本不会对我们采取敌对行动。此外,我对时间也作了错误的估计。我认为,为了保卫自己,在战争爆发后一年之内,我们会被迫对轴心国作战。

从1931年以来,陆军中的一些高级军官常常对我表示他们的看法,认为全世界正在直接走向另一场全球战争。我同意这种看法。日、德、意三国独裁制度的每一个行动,都显示它们决心不顾

一切地要掠夺它们所需要的任何领土，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这种野心早就迫使民主国家反对它们，这一点看来也是清楚的。然而，许多高级军官却认为，希特勒把英、法推向战争，这终究是估计错误。

他们的理由是，法国陆军和英国海军联合起来会打得他投降，他们不但轻视一些专家对法国军事效能的传说表示怀疑的报告，而且也不去研究德国参谋总部的记录，这些记录说明德国人只有在经过深思熟虑并断定有速胜把握时才进行打击。

我拜访了菲律宾总统，告诉他我要回国去参加紧张的备战工作，因为我当时确信这一工作将会在美国开始。奎松总统极力挽留，但我去意已定。我要求准许我在年底前离开这个群岛。

12月，我带着我的妻子和儿子约翰离开了马尼拉。麦克阿瑟将军在码头上给我们送行。从此以后，一直到战后我以参谋长身份访问他在东京的司令部以前，我始终没有见过他。在那次访问期间，我们谈论了世界前途的阴暗，但是我们的预测转向欧洲，而不是亚洲。

我们回国时经过日本，在那里的一些沿海城市逛了几天。那时有一批美国陆军军官在日本随便游览，所以一个中校的短期访问也很平常。但是却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我们刚刚办完入境手续，就在一个显然完全是偶然的场合中，碰到了一位在美国大学留过学的日本人，他自称是邮政总局副局长。他说他从朋友那里知道我在菲律宾的工作性质，他没有提出什么具体问题，但对于我对菲律宾人民的印象颇感兴趣。在我们逗留期间，他充当我们的向导。他帮我们购买东西，主动替我们讲价钱，还带我们到适当的地方去观赏景色，而且尽力想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善于与人相处和乐于助人的人。他谈话的重点是认为美、日两国之间需要友好的

了解，他还自称非常钦佩和喜爱我们的国家。他似乎有无限的时间为我们服务，因此我认为，他之所以老是接待来访的美国人并和他们交谈，可能是怀念他的学生时代。然而在数星期后，我曾向在我前后路过日本的人提起他，我发现谁也没有碰到过此人或任何其他官员。

1940年1月初，我回到美国，被调到华盛顿州刘伊斯堡的第十五步兵队担任军队工作。在过去八年中，我一直在脱离实际的环境中坐办公室搞参谋工作，从事于军事计划的制订和答辨，而现在我每天又要与士兵和武器这两种基本军事要素打交道了。

正当世界大部分地区已发生战争，并且美国愈来愈可能卷入这场战争的时候，再没有一个职业军人能寻求到比我更好的职务了。第十五步兵队的大部分人员是在1938年回国前随部队在中国呆过的老兵，还有最近应征入伍的志愿兵，军官全部是老于行伍的军人。

战争一旦爆发，如果敌人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这样的部队就会成为美国防御的堡垒，也将是我们进行回击的先锋。只要给以时间来扩充我们的军事力量，这些部队将会提供建立几百个营的干部，还可以从这些干部中抽调教官，把成千上万的新兵变为受过训练的士兵。不论在哪一方面，官兵们都有显示自己专业才能的无限机会。

然而在1940年初，美军仍反映着美国人民的态度，这和现在的情况以及一个世纪以前的情况一样。大批的官兵缺乏任何紧迫感。大多数部队把体育运动、娱乐和游艺表演看得比严格的训练还重要。有些军官，在长期的和平年代里，养成了埋头于例行公事的积习，而回避了人们纷纷议论的新思想和种种伤脑筋的问题。另一些军官多年来原级未动，因为资历是晋升的唯一根据，于是放弃

了一切进取的希望。可能有许多军官，也还可能有许多士兵，都觉得步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1939年7月1日，陆军中各编成单位的步兵人数规定为五万六千名，到1940年1月31日，就核减到四万九千名。对一个不能预见他将在欧洲或太平洋起作用的普通步兵来说，如果从表面看，这种核减也许早已被合理地解释为他很快就要从军事舞台上消失的一种迹象。

武器和装备的情况也几乎无助于提高步兵的士气。春郊步枪^①早已过时，对现代的坦克和飞机没有可靠的防御，部队携带的是迫击炮和机关枪的木制模型，而且只能从蓝图上学习我们的某些新式武器。各种装备都很缺乏，而在使用的装备中，大部分是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国民军生产的。

此外，在三十年代，军事拨款还把训练限制到基层部队的基础上。连轻武器射击训练用的弹药，也只能偶尔地分到一些。陆军注意的是武器装备的漂亮耀目，回军营的队形和阅兵式的阵容，因为美国人民憎恨战争，不愿让自己保持一种应有的军人姿态。

因此，军事教程和理论就不能辅以实际应用，官兵们都没有那种只有从战场经验和武器的实用中才能产生的自信力。尽管这样，陆军部显然已经行动起来，正尽快地为应付不可避免的战争高潮作准备，它在马歇尔将军的坚定领导下，为克服几乎不可想象的困难而进行艰苦的准备工作。但是障碍却很多。

最严重的是心理上的障碍，如悠然自得的心理依然存在。甚至1940年5月法国的沦陷也不能唤醒我们——我说的“我们”是指许多职业军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去充分认识形势的危险性。有

① 美国1903年式的步枪。——译者注

一位担任一个美国师的师长、而且阅历很深、地位很高的将军，在法国停战的那一天打赌说，英国再也支持不到六个星期。他下的赌注，和他在以第二天的晴雨赌输赢时所下的赌金数一样多。他从来没有去想过英国当时是横亘在我们和最严重的危机之间的唯一交战国。他的言论代表了大部分士兵和平民的观点。幸亏还有许多持不同态度的人，他们埋头苦干，完成了原来估计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尽管国会的关心日益加深，但全国还是没有决心承认世界局势的严重性，因而也就未能使训练按照实战要求进行。我们只能以安抚的方式来训练，只有这样，才能把士兵和他们家庭的不满减到最低限度。许多高级军官有这样的担心：报纸会发表文章，光是反对把士兵暴露于严酷的天气中，或者反对因长时间的演习而把士兵们弄得疲劳不堪，却不去说明只有这样训练才能在子弹一旦飞来时收到实效。上级下达的紧急指令和“善作杞忧之人”应时提出的警告，都未能消除人们对局势漠不关心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乃是产生于苟且偷安、盲目乐观和一厢情愿的想法的。

把国民警卫队纳入陆军的措施大大增加了陆军的数量，特别是在步兵和防空部队方面。国民警卫队虽然人员不足额，装备差，训练不够，但其建制是完整的；只要补充新兵，增加装备，提供时间，并予以适当的训练，他们就会成为有战斗力的部队。

军事前景中的愉快时刻逐渐来临了。1940年秋，国会拨了一笔为野战训练所迫切需要的款项。这次野战训练成了陆军的当务之急，训练是在我们最精明的将领之一莱斯利·麦克奈尔少将（后被提升为中将）监督下进行的。驻在刘伊斯堡的第十五步兵队作为第三步兵师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开到华盛顿州的边远地区和旧金山以南的芒特雷半岛进行疏开野外实兵对抗演习。参加行军，制订

后勤计划,研究战术问题和进行必要的参谋工作,给正规军和生力军的官兵提供了最好的课程。其中的一项课程就是摩托化行军,行程是从刘伊斯堡到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芒特雷以南的乔龙大牧场,全程一千一百哩。我们假想了各种战术条件,并在行军中检验了我们的指挥程序、通讯系统和行动纪律。

我在第三师任职期间,和马克·克拉克少校重温了在军校学生时期的友谊。他和我在这次野外演习的许多阶段一起工作时都十分愉快。我对他的计划、训练和组织能力一直十分钦佩。他的这些卓越才干我还没有在别的军官身上发现过。但是,为了适应全国纷纷成立新的司令部的迫切需要,他不久被调到华盛顿当了麦克奈尔将军的助手;11月,我再次被免去直接指挥的责任而担任了第三师的参谋长。在这个岗位上我只呆了四个月,此后又被调到刚在刘伊斯堡成立不久的第九军担任参谋长。这一任命给了我第一次紧急晋升;1941年3月,我成了一名临时上校。

第九军军长是凯尼恩·乔伊斯少将。我在他的幕僚中认识了一批具有非凡洞察力的人,其中三人,在以后的整个战争年代中我尽力使他们和我保持密切关系,而且得到了一些成功。这些人当时的军阶虽然较低,但在战争时期都崭露头角,卢西恩·特拉斯科特升为中将,威西亚德·怀曼升为少将,詹姆斯·柯蒂斯升为上校。这些人坚决地——甚至迫切地——支持一切容许在训练中增加真实感和彻底性的措施,但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1941年春,所有的驻地和军营全为建立美国陆军的事务而行动起来,通过选募制兵役把全国军事战线的各个组成部分——已经扩充了数十万人的正规军、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并入了美国陆军。在刘伊斯堡,我们部队的扩充过程是从1940年9月16日开始的,当时第四十一步兵师的先遣队已经开到这个地点。不久

整个师和国民警卫队中的一些部队就驻扎在那里。

到第二年春，整个西海岸区几乎处于一种无休止的变动状态中；成批成批的人被分配到部队，还要从部队抽调干部去筹建新的编制。官兵们有的前往各种专业训练所受训，有的则从那里归队。有着现代化生活设备——如医院、供水系统以及动力发电厂——的帐篷和营房形成了一座座的城市，它们一夜之间就从原来的空地上涌现出来了。

我们的目标是造就一批身体强健的士兵，他们既要受过军事上和技术上的专业训练，又能适应纪律约束和部队的合作精神，而且还要以一个士兵最大限度的尊严来对待他的任务；但由于公众不愿意支持真正的战斗训练，我们不能期望培养出大批在感情上和专业上对作战有所准备的坚强战士。

但是即使我们的这一有限的目标，也消耗了官兵们所能发挥的全部精力。就拿参谋人员来说，在这些日子里，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他们要制订计划、下达命令和进行视察，又要协调已被命令要做的事和能够做到的事，还要给缺人少车——这是经常使我们大伤脑筋的问题——的单位调拨人员和车辆。他们始终在努力促使我们的地区赶上全国陆军阔步前进的步伐。

1941年6月，我被任命在沃尔特·克鲁格中将指挥的第三集团军中担任参谋长，司令部设在圣安东尼奥。在那里，我能接触到美国整个陆军中的一些问题。地面部队分属四个战术集团军，各集团军的兵力不等；但它们都以正规军为核心，另外配备以国民警卫队。所有部队的缺额都由选募制兵役征集的后备队官兵补充。因此，在山姆休斯顿堡我的办公桌上，就能见到一些关于我们的各个师和野外部队在训练、士气和战斗力方面的报告，这些报告精确地反映了整个美国的战备进展情况。

情况比一年前有所好转。这时美国陆军的官兵总数接近一百五十万人。然而,还存在着严重缺点。车辆、现代化坦克和防空设备还远远不够。几乎没有空中支援部队。此外,服役期一年的国民警卫队和通过选募制兵役征募的士兵在两个月以后就将期满退役,这个问题使我们经常忧虑。我们在6月份就担心,从9月份起退役的人数将会超过补充进来的名额。

但是甚至连我们陆军力量的迅速增长和轴心国军力的最近表现,都未能使一些正规军的军官受到震动而改变其死守陈腐信条和常规的态度。他们的这种盲目性再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辩解理由了。在非战斗成分方面,我们碰到了另一种困难。许多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的军官已经年老。他们在战前曾为维持一支国民治安力量奋斗过,而且他们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所作出的努力眼下正在产生效果,可是他们自己的体力已不能满足战斗梯队中的战斗任务的要求了。

克鲁格将军是陆军中的一位高级将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他从一个列兵升为下士,后又升为中士;他以一个顽强的军人而驰名全军。在四十多年的服役期间,他总是紧跟每一个军事变化。在军官中,比他更透彻地理解另一次战争对陆军的要求的人并不多,而比他更健壮或更有生气的军官也很少。他严格鞭策自己,但无须督促别人,因为这些人很快就会拿他作榜样。

这时,克鲁格的第三集团军奉命到路易西安纳集结,准备进行一次大规模演习;这次演习以本·利尔中将的第二集团军为假想敌人。在现役官兵名册中,我们还没有一个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指挥过相当于一个师的部队。演习象巨大的实验室的试验一样,将检验计划、士兵、武器和装备的价值。这年9月,克鲁格将军集结了二十七万多名士兵,这是美国为一次单纯的战术行动而集结